



咳嗽的 石头

红 柯 著

KESOU DE SHITO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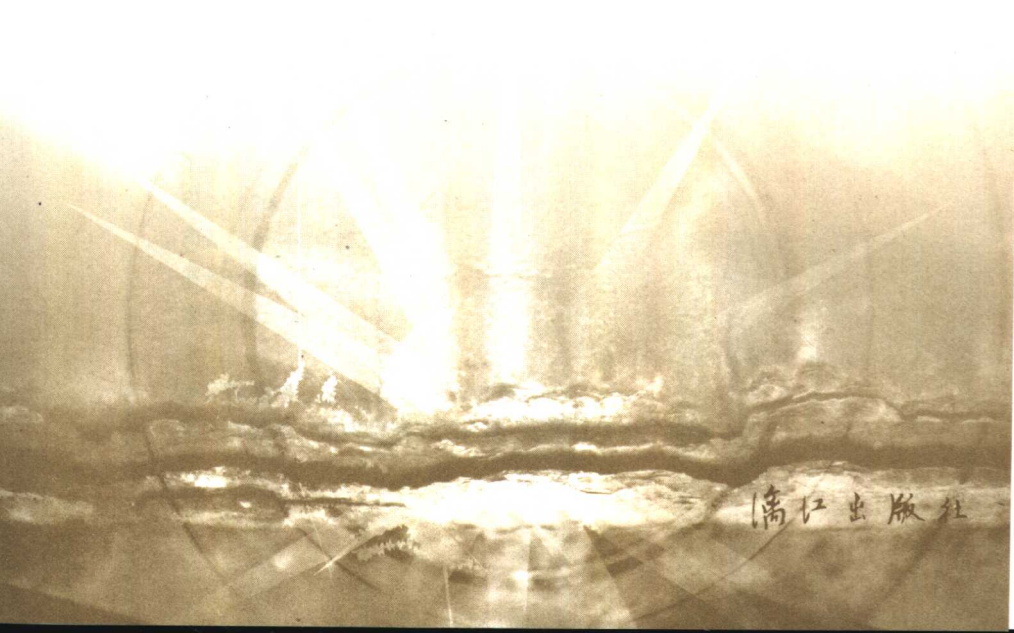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出版社

KESOU DE SHITOU

咳嗽的石头

主编 阎晶明 ■ 红 柯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咳嗽的石头/红柯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4

(中国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7-5407-2964-3

I. 咳... II. 红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8462 号

咳嗽的石头

作者◎红 柯

责任编辑◎赵 涛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hs@public.gph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10 千字

印张◎5.25

版次◎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6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64-3/I·1791

定价◎1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我为你睡不着，
我为你常咳嗽，
咳破了嗓子，
咳成了沙子……

——中亚民歌

上 卷

—

刚上大学不久,我收到一封老同学的来信。第二天,我赶到虢镇。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虢镇度过的,这里有许多老同学。

走过小巷,是一片菜地。卷心菜正如蓝天的晴朗,白蝴蝶像玻璃片熠熠闪烁。坎坷的田间小路走过去了,碎石子刷刷拉响起来。我上了公路,一座暗红色小楼竖在眼前,像是期待葛然而至的友人,它阴暗的窗户流露出憔悴和忧郁。楼边高高的白杨摆着树冠。那个鞋匠早停了活计,冷漠地注视着我,目光浑浊。我打消询问他的念头,径直上楼。

开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,满脸惊喜,手忙脚乱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她和善的面孔,使人想起乡下的日子,月亮,小草,河滩,散着香味的麦草垛,使人感到平静,一种紧张后的平静。

“尚英住这儿吗?”

“啊,就是,她在家哩。”

屋里一团黑,她在屋子很深的地方,有人在拉窗帘,窗口涌进大团亮光,亮光里有一张女人的面孔。窗外是瓦蓝的天,灰黄的土塬和黑色的树林。她苍白的脸显得很单薄,只有那双眼睛是热烈的诚挚的。喝一口她母亲递过来的茶水,一撮

茶叶噙在舌尖上,轻轻地嚼着,淡淡的茉莉香在喉咙里默默流动。初中的同学里肯定没有她,是高中班的同学了。

“你想什么?”

“虢镇中学时候的事情。”

“大家见面都这么说。”

“中学最有意思呀。”

她笑了,同意我的看法,停一会儿,问:“大学很有意思吧?”

“都这么想,但有意思的还是中学。”

我相信她是一种幻觉。

“你现在还没认出我。”

她掀开被子坐起来,动作相当吃力,她病得很厉害。

“你躺着别乱动。”

她没听见,她打开床头的录音机,优美的音乐奔流而来。所有的感觉都窒息了,音乐向高空飘去,天空渐渐开阔,那是蓝色的海,平和宁静,圆圆的白光蓦然降临大地。

白天鹅,白色的幻影!

在高中毕业的晚会上,我口含手指,口哨声环环飞旋,飘流出悠扬明快的《天鹅湖》主题曲。那是我星期天骑车兜风时留在旷野的歌。朦胧中发现一位女生在口哨声里翩翩起舞,舞姿优雅,如歌如泣。回家后,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生活中流露感情的机会太少了,那位女生是谁?人在激情澎湃的时候最纯真也最迷糊。我仅仅记住她的影子,她是勇敢的女性,在我们那闭塞的小县城里实属罕见。

“躺着没事干就听音乐。”

“老是这盘磁带?”

“就这一盘。”

我感觉到她在抽泣。

二

她母亲用热毛巾擦她的脸。她松一口气。

她焦灼的目光再一次射进我的瞳孔。我沉睡的世界在短短的瞬间被她戳破了,露出清明的天光。我张张嘴,想说些什么,这时候,最好什么都别说,静静地坐着。

“妈,把灯拉开,电来了。”

屋子里随即大亮,她躺在毛毯下面,患的是不治之症。

她的目光凄然地落在毛毯上。谁能想到这身子还跳过舞,还充满过音乐。

“我病得不轻,时间久了你会讨厌我的。”

“我喜欢这里,出站台就能看见你。”

“这是个大站,所有的车都要停。”

火车真的吼叫起来。

“它每时每刻都在刺激我,我还不如它轮下的枕木。”

她脸白得吓人,她很虚弱。这里是个大站,半小时发一趟车,汽笛声像小榔头,叩击她的脑门,告诉她时光的流速和进程。她说:“我额头上嵌满了岁月的铁钉,列车从楼下开过去,拉来好多人,拉来好多东西,却没有一样是我的。”

她母亲告诉我,她每天都要去车站坐一会儿,记下那些陌

生的面孔，回来讲给女儿听。有时错过了客车，就从货车里捡一块煤带回家，让女儿看。冬天，那些煤块被烧掉了，女儿望着红红的火焰流泪。我答应她经常来这儿，她眼睛里默默地流出感激的泪光。我没敢回头，径直走出去。

楼道黑洞洞，我差点摔倒。“跟我来。”打火机的微光下露出鞋匠削长的脸，我跟着他，他笨手笨脚，火熄灭了好几次。

“别走菜地，那儿有狗。”他叮咛完，提着水桶上楼，地上洒了好多水。

“是个好人，就是性子急。”原来老人站在我的身边。劝不动只好让她送着。老人有三个儿子，尚英刚病时都很关心，后来厌烦了，老人自己来照看。

“英儿心太强，过去她有许多朋友，怕打扰人家从不给人家写信，熬这么多年，才拿定主意给你写信。”

我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。

“五年多了，这是她最高兴的一天。”

老人说完，近乎大梦初醒。

秋夜空旷沉寂。惟一值得回忆的那个毕业晚会萦绕不散。那时，我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生，不好也不坏，伙伴们认为我脾气好，可以一起玩，老师提起我要思索好半天。要是我突然消失了，大家充其量议论一个上午，隔一场球赛就会忘记的。对我来说，空闲的时候没意思透了，不能老帮着家里人干活、干活，干个没完没了。于是我找小说看，我在小说中找到了许多令人喜爱的女孩子，同时发现我的身边就有。因为胆小只能暗暗地瞅瞅她们的影子。确实如此，她们的言谈举止完全可以跟那些女主人公媲美。那时，我对文学一无所知，

认为书里面的就是我身边这些美好的人。我是那么尊重她们，崇拜她们，能跟她们一起读书而心满意足。临毕业那年，这些美好的影子一下子聚在一个人身上。她整个夏天都是白裙子，走在夏风里便成了羽化的人。那天晚会上，我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根本意识不到我的所为。眼前是大家诚挚的眼睛，从那里走进来就像走进太阳的怀抱，被激动着被融化着，许多眼睛重叠在一起，变成了一个。星星有千万粒，而太阳始终是一个。只要她存在，一千次一万次向她奔跑，让她巨大的电流一刻不停地击中我，点亮我心中那盏灯！

我的生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仅仅只有一次就和世界上所有生命接通了，汇合了。我不再是纤细的小溪，我已置身于激流，与大地同属一体了。后来，我去远方读书，相处已久的或偶然相遇的那些姑娘再也不能打动我的心了。苦恼和烦闷涌上心头，我祈盼着她快来吧。由于这个形象早已占据心头，使我的性格变得那么固执，那么执著。我整天处在梦幻的世界里，我的神经敏感到可怕的程度。一旦她的影子出现，哪怕在天边，我也会欣喜若狂，她毕竟出现了。在这种高度燃烧的气氛里，时间也变得分外胶着，周围的人像在烟雾里，朦胧不清。一天，当一位姑娘站在我的身边时，也就是当我意识到她是我的未婚妻时，我惊讶得发狂。过去的一切都是幻想，那个美好的她并不存在。怀着这种懊丧的心情，我走进大学。

我猛然抬头，台阶前一个人用信号灯对着我，我闯进了车站。每个人都有车站，时时改变着方向。这么说，五年前业已否定了的那个世界又奇迹般出现了，真实地出现了，不带一丁点虚假的成分。

站台的灯光一刹那柔和起来,透过浓厚的烟雾,一双新奇的
眼睛晶莹透彻。我的额头似乎触摸到那细微的气息,这是
好多年前凝视我的眼睛,她一动不动,只对着我,目光那么专
注,充满激情。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在迈动,大地在柔软地起
伏,那双眼睛嵌在小楼潮湿的窗户上。

三

“出了什么事?”

“没出什么事。”

“不会说谎就别说。”

脑袋嗡的一下,想起来了。她按住我的肩膀,我只好躺着。小卫来的时间不会太短。

“什么时候进来的?”

“你竟一点儿感觉都没有?”

我知道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,我们互相注视着,她的目光跳跃不定,泪水如同春潮,急速地汇聚着。我忍不住低下头,屋里的东西触电似的嗡嗡乱响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?”

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,可声音仿佛得到神灵的启示,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。

“别疑神疑鬼了!”我跳下床,“这样不行,我非得神经病不可,干吗要这样?”

她安静下来,脸红红的,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很傻,惹你不高兴。”

我干吗这样?我坐在她对面,小腿磕着她的膝盖。她没

动，很激动的样子。我抓住她的小手，她是美丽的姑娘，谁说不是呢？我想起周围那些羡慕的目光，她给我的生活带来舒适和魅力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小卫感到了这一点，她对我的关心是前所未有的，好像我要抛弃她。我还没有这样想过，她闯进我的生活整整四年了。

清早起来，街上空荡荡的，响着我缓慢沉闷的脚步声。白杨树也许太高了，太纯洁了，周围的建筑物显得那么丑陋和暗淡。走在秋野，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。冬天，我来过这里，土块含着麦种和油菜子，坚强地迎着冷风和大雪，这些富有个性的土块使人想起男子坚实的下颌。下地的农民从我身边走过去，我很孤独。这个世界上跟我真正有联系的人太少了。

我注视着烟雾和闹声里的城市，四年前第一次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相信自己会保持乡下人那种淳朴的心灵。有一年冬天，我突然惊醒，时值深夜，披衣带门，大街空空的，大雪发怒似的扑向这座黑暗中的城市。我冷得发抖，神差鬼使似的转了一圈，门虚掩着，火炉吐着红红的火焰。

未婚妻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白天，她带我去拜访亲戚。走了一段路，她说：“是我爸爸的一位熟人。没熟人就办不成事儿。”我不由得恨起自己的毛病，从小就异常敏感。“跟你们乡下人不一样，乡下人的亲戚是血缘关系。城里人举目无亲，只能这样，关系熟的就是亲戚。”她为我们毕业后的工作做打算。

意识恢复了，我躺在床上发高烧，额头上是她亲切的手。

“唉，醒过来了，吓死我啦。”

她的手顿时像抽去了筋骨，软绵绵的，她一定放心地笑

呢。郑医生看了一阵，说：“不要紧，按时吃药，明天就会好的。”小卫坐在我身边，她太好了，她很体贴人。郑医生用敏锐的目光打量我，好像我是个内容丰富的病例。

“你的病很怪，除了生理上的原因以外，心理上很不稳定。只能说是一种预感，无法说清楚。”

郑医生说完，倒在椅子上抽烟卷。小卫急了，要站起来，郑医生赶忙按住她：“别激动，这是你不能理解的。”

她在许多方面超过常人，可这时像个孩子。

我擦额头上的汗，欠起身子问医生：“人怎样适应陌生环境？”

“如果你每天吃微量的‘1059’（一种农药），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吃毒药，你也就无所谓中毒了。血液中融进一定比例的毒素，就能产生一种可怕的适应机能。人的适应力大得出奇，但又最脆弱。”

郑医生分明在讲演，在独白，站在我的书架前。书架上都是文学书籍，他显然看清了我的心思，他的目光跟手术刀一样，尤其是对我这样的病人。

微寒的秋风，吹荡着山前的流云，体味人生的真谛惟有这沉思的季节。

草木也在出冷汗。我的神志已经清晰，胸脯胀得一鼓一鼓的，眼睛闭着，嘴唇在动，在说着什么。这不是她吗？

“才找到了你，这些年你跑到哪儿去了？”我闭着眼睛喃喃地说，“你会好的，会离开那个黑屋子，我再也不过这种日子了，我们一起去远方。”

那个影子忽然不见了，荒原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星星像五

角枫布满天空。我大声呼喊,两只胳膊像暴风雨中的树枝,向天空抛投去倔强的渴望。我累了,重重地倒下去,接着又是喃喃自语,像念咒似的。

“他神经紊乱?会不会得神经病?”

“好像不是,他说的话既像梦话又很正常。”

小卫来回走动,另一个人是我熟悉的郑医生。我早就清醒了,微笑着看他们。小卫抓住我的手,仿佛我生了翅膀似的。郑医生抽着烟,待她平静下来,便叮咛要买的药。她离开时,神情还是那么忧伤。

郑医生掩上门,扫我一眼,说:“那个人是谁?”

“谁?”我几乎跳起来。

郑医生摆摆手,说:“别激动,是我问你。”

我心跳加快,那个人只能在美妙的气氛里出现,面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,我只能躲在沉默的掩体里。

“你在爱一个人。”郑医生逼近一步,目光暴雨般冲开我的眼皮,使我不能眨动一下,他一步一步过来,“你的眼睛你的神情告诉我的,我是医生。”

我叹息着,脑袋沉重地落在枕头上:“我有未婚妻,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你的未婚妻不怎么样,起码你现在心里这么认为。在大家眼里,她是个出色的姑娘,那仅仅只是在大家的眼里。现在你发现了这个事实,可是不敢面对它。”

“可我还是爱她的。”

“你自己软弱无力,内心空虚,跟一个能干漂亮的姑娘在一起,大家都羡慕你。这并不是你真实感情的所在,而你真实的感情寄托在飘忽的幻想中。这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只是可怜